

写给母亲的检讨

李春平

从得知母亲患病的那天起,我几乎每天都诚惶诚恐地过着。

2005年8月份,我专程从上海回来看望过老人家,进门第一件事就是看看母亲的模样。我把手伸过去,让她抚摸着,她就久久地不放。然后从手上摸到我的脸上。那一刻,我的血直往上涌。我从母亲的手上,感觉到她的皮肤是惊人的粗糙。我一直在反问自己:这就是我的母亲吗?怎么突然变得这样苍老了?但我同时也发现,母亲心里是滋润的,温暖的,她见到了么儿,如同见到了阳光,禁不住一脸沧桑的笑,眼睛里装满了泪花。母亲的泪水已经不多,快乐与劳苦伴随了她一生,该流的泪都流了。剩下的一些残留,已经不能从眼眶里滚出来了。奇怪的是,我回去之后,母亲精神突然好起来,能吃能睡了。于是我又放心了许多。

那次我真正在家里呆的时间并不多,即使在家,也并不时时刻刻守候在母亲身旁。总是人来客去,打扰不断。离开家的时候,我竟不敢向母亲道别。原因是,怕她流泪,怕她伤感。我就悄悄地离开,她也就忘记了我的归来,忘记了我的出现。老人家糊涂了,我就用一种糊涂的办法对待她。其实我心里是非常自责的,做儿子的好像永远都在路上,永远都在奔波的旅途中,母亲就在

我心里随着我的奔波而奔波着。从小到大,母亲都叫我平娃子,这个慈祥的声音任何时候都在我耳边回荡。在四个兄弟姐妹中,我最小,母亲是最疼我的。可是,我是最没能尽到孝心的一个。在母亲最艰苦的岁月里我年龄还小,母亲给我的是抚爱,我给母亲的是劳累;在母亲步入老年之后,我走出家乡去了上海,母亲给我的是思念,我给母亲的是牵挂;在母亲病重的时候,最需要关怀的时候,我却在远方什么也没给母亲。在最近的日子里,我特别害怕电话响。我得先看看号码,如果是家里打来的,我心里就发颤,只有稳定了情绪再接,我担心突然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。80多岁的人了,经不起风吹雨打了。这时候的生命,就是一口气。

小时候,我在母亲眼里是个好孩子,好孩子首先是听话的。母亲就常常说,平娃子听话,平娃子不闯祸,平娃子懂事。可是一长大,母亲,您的平娃子就不听话了。好孩子应该守护在母亲身边,可是平娃子偏偏离开了您,成为一个远方游子。好孩子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家庭,可是平娃子偏偏离婚了。好孩子应该是在母亲最需要的时候报答母爱,可是平娃子偏偏鞭长莫及。好孩子应该是不让母亲操心的,可是平娃子偏偏让母亲几十年牵肠挂肚。好孩子应该继

承母亲的所思所爱,可我毫无继承。母亲您喜欢种地、喂猪、养鸡,甚至给小猪抓痒痒也是一种乐趣,而平娃子偏偏考虑的是语言、情节、人物、写作技巧及其他。我不知道天下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不孝之子,我也不知道天下有多少没有享受到儿子孝心的母亲。我唯一清楚的是,我应该向母亲做出深刻的检讨,数落自己的种种不是。这份检讨在主送母亲的同时,还得抄送一份给哥哥嫂嫂。母亲是我们共同的母亲,但平娃子却未尽到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这些年来,哥哥嫂嫂是母亲非常称职的儿子和儿媳,极尽孝道,任劳任怨地把母亲侍候到最后时刻。平娃子给你们鞠躬了!

2005年11月19日早晨,母亲您长眠了。噩耗传来时,平娃子正在上海给您写检讨啊。平娃子正想急急地赶回家,为您老人家送终,希望您最后在儿子的怀里合上眼睛,我是您抱大的,您也让我抱您一次吧。可是,您竟赶在儿子回家之前走了。平娃子只能瞻仰您的遗容了。

母亲,您去世后,儿子把您埋在您最喜欢的地方——高桥龙潭的曾家湾。因为您一辈子喜欢清静,我们没为您举行葬礼,没为您请吹鼓手,没为您放哀乐,没为您迎客收礼,我们用常人难以理解的简约与简单——最后一次

表达对您一生秉性的绝对忠诚。悄悄地,悄悄地把您安葬了,葬在故乡的土地上。您是一个农民,老家有您的责任田,有父亲的亡灵,有我们家的土房子,有您经常关照的那棵桂花树。在那里,您度过了大半年,最难过的和最开心的岁月都是在那里度过的。但是您却永远离不开那里,爱与恨都扎根在那块土地上了,甚至变成了那里的阳光和水分。现在把您埋在属于您自己的土地上,完成一个永恒的人生终结。您可以在那里种地、养鸡、喂猪,还可以跟父亲吵嘴。

母亲,您的平娃子也会老的,终有一天,平娃子会来陪伴您老人家,可以帮您种庄稼,可以给您讲我书中的故事,让您少一些寂寞,多一些欢愉。不过那时,平娃子不再是男的了,而是一个女的。平娃子在刚刚写好的一篇创作谈中就发誓过:下辈子,哪怕给上帝送红包,我也要变成女的。因为我希望自己去生个孩子,身体力行、感同身受地体验母爱的伟大,伟大得如同您一样。



石泉烤鱼

石泉的景色是一江清水环绕着山城,颇有情趣,惬意又迷人,而色香味俱全的石泉烤鱼则是来这里的游客必须要体验的美食。

烤鱼是石泉尤为出名的一道特色小吃,陪伴这座山城。石泉一变再变,但其中的独特韵味却始终没变,在一代一代的石泉人手中传承,把石泉的精华展现的淋漓尽致。

石泉烤鱼和一般火锅不同,烤鱼中有其它小菜,但小菜都是烤过之后再入锅,以麻和辣为主,烤鱼外焦里嫩,呈上来之后香气浓郁,佐料颇多,色泽搭配合理,味道爽口滑嫩。

烤鱼,烤鱼先烤再煮。烤鱼选料极为精细,鱼都是来自汉江里的生态鱼,放在水池中养着,客人来需要挑选鱼的大小、种类。石泉人爱吃烤鱼。每到晚上,烤鱼店的客人总是络绎不绝,从外地赶来的客人也大多都要一品这不一样的美食。

(图文来源 石泉旅游)



怀念水利员“石头船”

张朝林

“你赔我醋罐子!你赔我醋罐子!呜呜呜……”

“重孙娃子,爷陪你醋罐子。”

中午,阳光耀耀。恒惠渠水满盈,不声不响地流淌,清流出了“斩断梁”的隧道,流到了张家村口分了支流,支流的闸门口,围满了守水的人,爱看热闹的我也凑了过去,忘记了棍子上挑着不保温的电壶胆,装满从老镇上打来的老陈醋。只听得“咚”一声响,电壶胆打碎了,醋泼了我一身。转身看,被一个肩膀上扛着铁锹的高个子扭身时铁锹撞了电壶胆。

我哭着,闹着,要他赔我的醋。他拉着我的手送我回家。我一边跟他走,一边哭,手里还提着绳子系的电壶嘴嘴。

母亲说:“这是咱们村里的水利员,专门负责村子里灌溉的,你把你家喊太(大爷),人好着哩,一罐子醋就打就打了。”

一天清晨,母亲刚刚开了门,我就听见有人敲门:“秋莲啊,这是赔你们的醋,还有一串黄鳝哩,重孙娃子瘦得像芝麻杆,给孩子补补。”秋莲是我母亲的小名。我一听,就是那位打了我电壶胆的水利员。

“乡里乡亲地,一罐子醋,赔啥哩

赔!”母亲推脱不过,只好收了一罐子醋和一串鳝鱼。

嗨,一个不保温的电壶胆换来了一个细脖子,大肚子,黑不溜秋的电壶胆。从此,隔一段时间他就给我提来一串鳝鱼,我喜欢上他,特意关注他:细高,腿长,头大,黑脸,串脸胡占据多半张脸,扛着长长的铁锹,迎面立在东方,太阳一照,一个细长的加号,就影在他的身后,拖得老远。左腰别着大烟袋,右腰插着铁板子,奔走在家乡大渠小沟和绿色的田野间。

“石头船”是他的绰号,咋看他都不像一条石头船,倒像一枚细长的圆规,一左一右地丈量着家乡的田地。

恒惠渠流到我们的村头,基本上是“水尾子”了,别看它平时清水满渠,悠悠流淌,可是到了五月犁田耙地的缺水季节,乡亲们争水是常事,这个时候他最辛苦,昼夜在田间地头看水、调水、调解矛盾、处理纠纷。一次,亲弟兄俩为了争水,在田里滚打成泥人。他匆匆去处理。只见他串脸胡颤抖,黑脸更黑了:“还亲弟兄哩?丢不丢咱张营村的人哩!迟放半天水,有多大损失?人要讲个良心,讲个情分,良心和情分都没了,再多的清水也养不出来。”

兄弟俩耷拉着脑袋,坐在田坎上,哥让了弟弟先放水。

这时候,大队长走过来了:“你们看看你们,再看看人家水利员石头船,他家的田在水头,还干着哩!”说完,气冲冲地扭身就走。

“石头船”的田在支渠的上游,每次给村民调配水的时候,他都是放水绕了他的田,等到下田村民的水流满了,自己才放。

村里的秧苗插齐了,用水量小了,他扛着铁锹,在田间地头巡逻,该关闸了,就抽出腰间的铁板子,拧闸门阀。该给哪家田里点水了,就引来一沟清水点田。鳝鱼喜欢打洞,谁家的田刚刚撒了尿素肥料,田坎被鳝鱼钻了洞,漏了肥水,他就把一条条鳝鱼捉出来,穿在柳树条上,然后糊了洞。谁家的秧田里有了杂草,或者有了病虫害,他就挨家挨户通知乡亲们赶快除草、打农药。

别看他升子大的字识不到一箩筐,他还是个水利土专家,家乡的小河从门前流过,绕来绕去,浪费了许多土地,每到雨季发洪的时候,小河两岸的良田都会被洪水冲毁。一次夏天,来了一场五十年不遇的洪水,洪水像一头猛兽,从

上游横冲直撞下来,他带领村民抗洪抢险。他考虑到,只有治理河道,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而且还能腾出很多土地来,他的建议得到了村领导的认可,他带领家乡人民修堤治河,经过两个寒冬的奋战,治理了小河。小河直了,水的流速就快了,为了缓冲流速,他建议修三级缓冲坝,阻碍流水的速度。流经家乡的河道有两公里长,就是在这两公里长的河道中,加三道拦水坝,起到缓冲流速的作用,还真管用,家乡的小河发过多少次大水,两岸的河堤安然无恙。小河两边,良田碧绿,两条长堤,垂柳依依,成为横在家乡面前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水利员“石头船”去世,没有谁接他的铁锹和铁板子。如今的恒惠渠,依然清流满渠,滋润着月河川道的土地,家乡的水利设施更新换代,主渠道、支流都是水泥硬化了,灌溉都是机械化或者半机械化灌溉,方便快捷。每次回家乡我都要去拜访他的儿子,看看靠在墙脊见生锈的铁锹。



垂钓之乐

廖霖/摄



家园

林江/摄



秘境悠然山

陈荣斌/摄

「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」

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报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,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,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,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,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!

(策划:吴平 组稿:汪学政 卜一兵)

我在卫校当老师

王永堂/口述 谢可芝/记录

安康卫校自1960年建校,至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。为安康地区培养了中高级医药卫生人才近万人,安康卫校是安康地区医药卫生人才的摇篮。我在卫校当老师20年,为此我骄傲、我自豪。

1974年7月,我从北京医学院毕业,分配到安康卫校当老师。那时我二十岁出头,满腔热情,投入到教学中去。学校分配我教解剖学。解剖学是医学的基础学科之一,是了解正常人体结构的学科。因为解剖学和疾病之间关系密切,检查身体内部结构的方法已经成为疾病诊断和治疗的主要依赖手段。那时学校教学设备有限,经常自己画解剖图。有一次我拿骨骼标本备用,就放在我的单人宿舍的门角里,时间长了,有一天半夜睁眼一看,门角的骨骼发出幽幽的光,把我吓得后半夜就没睡好觉。那时候人们对科学知识了解甚少,把这种现象说成是鬼火。人们说的“鬼火”实际上是磷火,因为人的骨头里含有磷元素,尸体腐烂后经过变化,会生成磷化氢。磷化氢的燃点特别低,尤其在夏季干燥的晚上,会出现自燃现象。

刚到卫校当老师,一月工资只有35元钱,每月还要给农村家里寄5元钱。那时候特别想买一块上海牌手表,但需要120元钱,买不起啊!我常常因看书、备课,忘了学校食堂开饭点,只能拿着空碗,眼巴巴地站在饭堂前。每当给现在的年轻人说起这些事的时候,他们就问我,怎么不到街上买饭吃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,物资匮乏,市场供应不足。一切物品都要凭借票证购买,粮票、布票、油票、肉票等。安康城只有一个国营食堂在老城,也是按时上下班。当我眼巴巴地站在饭堂前时,当时教妇产科的穆老师、图书室的江老师,看见我拿着空碗时,就热情地邀请我说:“小王到我家随便吃一点吧。”那时由不得我客气了。多少年过去了,我始终记得刚到卫校时的情景。“一箪食,一瓢饮”的恩情,在那个年代,对我来说真是“一饭值千金啊”!

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入党之前,教工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:“小王你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,不能只专不红啊!说话不要太随便!”我深深感到组织对我的关心。我这个人,其实爱看报纸,爱说实话、直话,到现在也改不了。但我始终按照中国共产党员的标准,严格要求自己,忠诚党的教育事业,把课上好,当一名好老师。我觉得当一名称职的老师,首要的一点是知识面要广,基础知识要扎实。给学生一碗水的知识,老师就应该有一桶水的存量。而且不断地接受新的事物,不断更新知识。

教了一年的解剖学,学校又分配我教药理学。药理学是研究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及作用规律的科学,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。为防治疾病合理用药提供科学思维方法。在讲到催产素和麦角新碱的药理作用时,我特别强调催产素用于催生引产,麦角新碱只能用于产后大出血,起到止血的作用。我还参编全省中等专业卫生学校《药理学》的工作。

在80年代初,学校还没有英语老师,于是派我到陕西师范大学英语系进修了半年,进修回来后又安排我教英语课。记得当时上课用一个日本进口的像

砖头一样的录音机,给学生放录音。一直到第二年学校分配来了专职英语老师,我才没有担任英语老师,这真是“赶着鸭子上架啊”!

我教内科的时间最长,临床医学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。如何把课讲好,也是要讲艺术的。比喻讲诊断学包块的大小,要用相对固定的比喻,不能说跟红薯、洋芋一般大。因为红薯洋芋有大有小,可以形容像鸡蛋、核桃大小,就比较准确形象。治疗失血性贫血必须根治病因,如同锅底漏水要补锅而不是往锅里添水等。生动形象的比喻,让学生们耳目一新,记忆深刻。在讲到治疗急性左心衰竭肺水肿,让学生们在今后工作中,遇到抢救病人时能立马想起这些措施,我编了一段顺口溜:“坐吗氨,吸洋尿,地牢结扎莫忘了。”在统考中这一题目没有一个学生答错。当一个好老师,我觉得还应该把复杂的知识讲简单,这样便于学生理解,把简单的问题讲复杂,从而拓展知识面。

这一段顺口溜的说明,“坐”是指端坐位,减少下肢静脉血回流;“吗”是指吗啡皮下注射,吗啡是治疗急性肺水肿极为有效的药物;“氨”是指用氨茶碱静脉注射;“吸”是指吸氧气;“洋”是指静脉注射洋地黄类药物西地兰;“尿”是指使用速尿静脉注射;“地”是指用地塞米松静脉注射;“牢”是指静脉点滴呋喃唑啉;“结扎”是指止血带轮换结扎四肢血管。

这一段顺口溜至今好多学生还记得。

在讲风湿热这个病,为了强调风湿热引起心脏瓣膜损害,而关节炎则不留关节畸形,我用比喻的说你们:“风湿热像恶狼,舌舔关节咬心脏”,着重强调风湿热对心脏损害的严重性,这样便于学生去了解更多的知识。

带临床课的老师,必须要上临床进行临床备课,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。记得我在附属医院值二线时,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一家医院做了胆结石手术,因大量使用抗生素,引起昏迷。转到西安的大医院,按一般脑炎治疗没有效果,又转回到安康卫校附属医院。我追问了病史,得知可能是因长期大量使用抗生素引起菌群失调,导致真菌感染,就让检验科医生用墨汁染色对脑积液进行检测,一查就是新型隐球菌脑膜炎。经过抗真菌治疗,这个年轻人治愈出院。后来沈鹰老师问我:“你怎么会想起隐球菌脑膜炎呢?”我说:“我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实习时,见过带教的老师诊断过这类病人。”通过这例病案,我觉得当一名临床医生,思维要广阔,知识面要广,详细询问病史也是很有必要。

我在卫校当老师20年,一直到1995年调入市中心医院。从青年到中年,我的青春在卫校,我的事业起点在卫校。安康卫校2004年并入安康职业技术学院,2016年迁址江北。安康卫校已载入安康地区医学教育的史册。但“安康卫校”这四个字,永远刻在安康卫校人的心里,也刻在数以万计的安康卫校莘莘学子的心里。

